林下筆記

三十三冊
卷之二十一
文獻指掌 十一

林下筆記卷之二十一

文獻指掌編目錄十一

纂定八道貢案

斥供紙價

宣惠廳之始

天鵝進上

減貂貢

外方進貢之弊

金絲洛陽紅

貢物原始

壬辰後蠲減

不以口腹擾民

丘債

東國官制



林下筆記卷之二十一

月城李裕元景春輯

文獻指掌編

名將鉏鋙

李睟光曰壬辰變初巡邊使李鎰到尙州不明斥候人告賊逼鎰怒其惑衆斬之以徇故賊已入境而無敢告者鎰聞賊砲聲始出城外我軍驚潰死者山積副元帥申砬駐忠州金汝岉請把截鳥嶺砬不從乃背㺚川而陣賊逾嶺直擣我軍流尸蔽江二人乃一時名將而臨事鉏鋙如此盖其素不戰故也

虛張戰功之弊

李睟光曰自古軍功以斬馘計級行賞壬辰倭變議者以射殺計首級論功故虛張戰功詐冒居多前後射殺殆過賊數而賊不少損兗亦如故虛僞甚矣

養將之方

李睟光曰我國不愛高官以餌武將而為武將者旣飽其欲不思報效以愛身自重為務率皆臨敵先走大抵驕貴無識之人易致驕亢不如草萊寒士奮勇先登者之可用養將之方恐不在於崇爵尚榮而已

兵俗

申欽曰我國之兵多西南西南乃百濟新羅之遺也嶺之俗質木而沉力作而饒業敎之則足以爲向上之卒湖之俗敏疾而輕善僞而多變敎之則足以爲應用之卒西北之地與戎接即高句麗渤海之墟也古號健鬪乘不介之馬徒裼而馳奮臂以號木弧楛矢蔑無遺鏃敎之則足以爲莫當之卒故百濟敎之以強其國高句麗敎之以抗中夏新羅敎之以統三韓兵無常形習之則強苟能習之不易世而同矣

禦賊莫如砲

仁祖五年鄭經世劄曰禦賊之備莫如用砲其力可

以及遠其巧可以命中其威聲可以辟易人馬誠使一軍各置砲手三千以為先鋒則雖强寇無不摧敗宜令下三道擇丁壯有膽氣膂力者兩南各三千五百名忠清道二千五百名江原道五百名總為萬名教習而操鍊之則不過旬月皆為一等妙手矣但欲善其事必利其器而我國鳥銃不能堅緻易破而難中亦宜分定於統制使及慶尚左右兵水使使之措貿倭銃又令萊府發稅銀以貿或遣譯官往貿於對馬島如此多般措置萬柄鳥銃不足辦矣且於武科規矩中令取鳥銃三發二中以上則國俗重科舉必

將爭起而習之此亦勸奬之一道也宋時烈曰大抵禦敵莫如砲兵科舉之規多以砲丸代弓矢凡備軍器必以銃丸藥為務亦使流布於民間則習砲者漸多且使萊釜近邑除其稅入而代以硫黃及銃使利於民則倭物自至矣

遍境出兵之法

仁祖十四年李植疏曰古者國有大變則有遍境出兵之法高麗士大夫亦從軍禦賊今依倣古制參酌人情以公卿以下無一人不從軍為大律然後正三品以上則稱為將帥從六品以上則稱為將官秩七

品以下則稱為朝士軍儒生稱儒生軍武學稱武學
軍雜職諸衛市民胥吏典僕各以其類為號則公私
賤遊手閑民自當現出添編其額而無所匿矣如是
然後時在職者除征在役使者除征父子同籍則父
除征兄弟同籍則兄除征而三人除一六人除二奴
子仰役者為限數除征老病廢疾者除征又就其中
自士大夫至胥僕雜職之類募兵不欲為兵者定數
納物而免其征役者給除征帖給免征帖兩班則移
送驍健隊民丁則移送御營軍京中則或備扈從或
備留營外方則保守鄉里禁戢叛盜其編束之務京

則漢城府與五部官掌之外則監司守令掌之不宜別立曺局以資奸濫也宜以免征所納者留儲於各其府縣該司勾管出入大數以為養兵之費其亦庶乎有用矣

諸道山行砲手

仁祖十八年李敬輿疏曰諸道山行砲手不屬軍伍者甚多此輩之日盛似關於氣數若盡為國用則大善矣或敢亂不收轉籍盜賊則大不幸也臣意宜令各邑嚴加査括凡以銃技行獵而姓名不在軍籍者皆論以重律則御軍可以漸廣而閫帥邑宰亦可得

牙兵為用矣

營將之弊

顯宗十一年金錫胄疏曰營將之設無益於軍政徒貽供億之弊人之言者已多矣盖聞營將四朔巡歷試射放如飄風驟雨何能精訓坐作擊刺之法而前後營將所見各異則如軍器中矢鏃菱鐵等物或令斵而小之或令補而長之點檢軍裝使之改造煩苦之外勞費亦多矣以其州府大邑兼營將討捕使如兩西關東之比則四朔試射放本官自當行之軍兵可無累日待候之弊其所鍊習兵使兼營將巡歷及

會操時亦可以檢察而課其勤慢也

西北女兵

我國兵軍三南不可用惟西北可用男丁自力能勝銃時皆使習放則其藝皆妙矣又西北女人健捷絶人皆使習砲於戱塲則其藝必妙矣雖不可用於戰塲使之守城則不下於男丁矣

鎭管法

崔錫鼎曰凡鎭營之法守令各摠其軍如漢時郡國之兵隷於主鎭大牧敵入其境則官吏率衆而禦之嬰城而守之今則不然執戈赴戰之卒只是束伍而

別設營將以統之隸于兵使是以守令有同僉鎮管之名而無其實脆有邊警無一親兵不過望風奔潰而已壬丙之事今可為鑑臣意以節制大牧為主將所管各邑為屬將使之各率其兵罷營將而置中軍廩給視營將減半如是則外方軍制自有管轄可為緩急之用或曰軍旅非武將則不可臣以為苟得人則平日愛養之效臨急得力豈必文吏讓於武人哉中軍另擇名武則兼有用武之實又可除出三南雄府以為武窠俾作節度階梯則有勝於營將客官矣

李瀷曰大約訓局馬步兵五千二百餘而馬兵七百十四名除西北二道合六道砲保餉保合四萬四千名也御營標下軍別破陣合一千八百餘鄉正軍一萬六千七百餘而六道米布保四萬九千餘禁軍標下馬兵七百二十六鄉正軍一萬六千三百餘保亦一萬六千三百餘保者納米與布為軍需者也古者養兵責之田賦未聞更有納米而為餉者也以兵餉兵立制之失也苟一以田賦充其衣粮豈有不足之理善變者以漸不驟專以損上為意庶幾得之

論賞議

李晬先曰我國無金錢寶貝天下之貧國也夫軍賞不踰時將帥出征空手而往戰馘之賞無以應之不過列名上請朝廷而所謂論賞者只是加設職禁軍免賤限年免役復户而已噫官爵有限實非可繼免賤滋多正軍日縮況一張告身未免虛套以致群情懈怠而激勸無方殊非細慮古人曰重賞之下必有死士今乃欲以空名為重賞虛惠得死士不亦難乎

兵制論

肅宗二十四年金鎮圭啓曰以前代兵制言之唐有府兵宋有禁軍所謂府兵寓兵於農使於農隙操鍊

分畨入衛既無養兵之費民亦知兵故三代以後莫如府兵之最便而禁軍則竭天下之力以養之糜費不貲而坐食廩料驕惰無用故蘊洵書亦言禁軍驕惰之弊是以靖康之亂終不得力於禁軍矣我朝則祖宗朝五衛之規廢壞而壬辰亂以後輒設新軍門而各自異制法既不一故其弊多端如訓局之兵則坐費官廩而驕惰無用殆甚於宋之禁軍而荐饑之餘財力空竭勢難支撑此輩若不厚養則不但緩急得力之難以其驕惰之習或不無意外之慮誠可念也至於兵曹所管之正兵則乃反收布而為經費之

需其名實之乖謬甚矣況闕額甚多徵斂於白骨兒弱法制之紊亂如是而何以為國乎今若欲變通則誠宜一番大加更張釐正以清其源矣向者户布之法近於唐之庸調若能行户布以為經費而兵制亦為變通畧倣唐之府兵則經費庶免空竭而軍制亦可整齊矣第此係大段更張恐難率易議之而卽今逃故闕額之弊有不可仍循今雖少變通民可以少紓悠苦闕額之勢難充補者逋欠之勢難徵捧者若或減省或蠲除則可救目前之弊矣請以此從容博詢廟堂諸臣而處之上曰五營軍門猝難變通而其

襦紙衣始

仁祖五年九月命以襦衣五百領落幅紙四百張下送西邊軍卒歲以為常十七年命以綿布四千疋綿花一千五百斤分送於咸鏡南北道令節度使給其軍卒以備寒衣李景奭劉曰北人以麻為衆作此物亦大無木花及木綿雖已入送且取該曹所藏落幅及他可用休紙無回狀啓等紙無論大小厚薄一并入送令監兵使察武士軍卒之尤寒者而給之毋得專錄於眼前之所見則幸矣

留都添兵啓

英宗六年英陵幸行時留都大臣李空顯筵啓水原軍十二哨有上來之命云其間六日資粮未知自廟堂已有稟定而想必自摠戎廳題給乾粮鄉軍異於京軍五六日晝夜暴露凡事不可不各別軫恤粮資之外如塩醬之屬亦自本廳推移計給似爲得宜以此分付本廳何如上曰依爲之

井田

平壤誌曰箕子井田之制以三畒九畒爲準自古立木爲標名曰法樹中經變亂木標無存崇禎辛未改

壟區劃樹石四隅以限經界而箕子誌所載箕井南九畝路東止于含毬門外九畝路而今則直抵東城作十字大路於此頗失古蹟云史官曰謹按唐臣李靖之言曰井田肇剏於黄帝時杜佑亦云然是皆無可稽者唯箕子井田與鄒聖所論殷人七十畝者相符其經界至今宛然殷之舊制有足徵焉則井田之自殷始可知矣

東國結揔

東國之田僅七十萬結見耕之田未滿厥數僅足以當中國二十六萬頃

量田摠數

太祖朝四年議政府上各道田結摠數及量田事目忠清道田二十三萬三千九十結全羅道田一十七萬三千九百九十結慶尚道田二十二萬四千六百二十五結豐海道田九萬九百二十二結江原道田五萬九千九百八十九結東北面田三千二百七十一結西北面田六千六百四十八結五年命改量忠清慶尚道田分遣敬差官四十五人以量之又命改量六道田得剩田三十餘萬結

壬辰前八道田結

壬辰亂前八道田結合一百五十一萬五千五百餘結內下三道為一百萬九千七百餘結餘五道為五十萬五千八百餘結

審田議

李恒福議曰抽栍審田之令非欲使一道郡邑皆不覈墾田多寡而只抽兩邑為先檢覈從實作結以應貢賦傜役也果如是則是一道之中不覈之邑依前減結之數輕稅而減役也抽栍之邑從今覈田之實增稅而重役也均是郡邑境界相接雞犬相聞而貢賦徭役此重彼輕若是其懸殊則安有王政如是乖

空而空今日言者之為云也此則不然初令各道各
邑守令畫一打量檢覈漏田而每年敬差之官抽審
其數邑知其誠僞而已惟是守令奉行者少要譽者
多姑冀無事初聞令下慢不舉行苟遂民私公負國
家田之陳起結之多小掩蔽相蒙一不覈實而獨抽
栍之邑則已有明旨敬差監臨故不得已而覈之以
此一道之中獨此二邑先惡而他皆苟免耳在朝之
臣亦不知朝廷本意如此而守令不職又如此或相
謂曰一年之内只抽數邑打量或曰量田則當均一
量田云爾殊不知朝廷公事亦是當初均一量田而

非一年之内只先此數邑也只是擲奸一二處而已也通而言之則唯當大舉差官一時量田整頓經界而不應若是其苟簡也

田制議

李恒福議曰田制一亂國家稅入因而减縮該曹急於目前常稅之外別立色目民有加賦之苦國無一年之蓄其何以為國而有所施為乎必須先正經界使財用有儲然後百事可做令民不定居滿野荒蕪量田之事雖不可輕舉空令該曹量為事目令監司親董守令各官從其時起之數各自打量每年隨起

隨量移報監司使之轉啓發遣敬差官抽栍一邑無遺打量如有違錯重罰其官逐年如是則經界漸次歸正而稅入自然有裕矣

肅宗朝結摠

京畿田六萬一千八百六十二結畓三萬九千三百九十四結忠淸道田十六萬五百二十八結畓九萬四千六百八十結全羅道田十九萬四千一百六十七結畓十八萬二千九百九十二結慶尙道田十九萬三百五十四結畓十四萬六千四百二十四結黃海道田十萬二千四百七十五結畓二萬六千三百

五十九結平安道田七萬一千九百五十八結畓一萬八千八百四十六結咸鏡道田五萬六千二百十二結畓五千三十一結江原道田畓四萬四千五十一結都合田畓一百三十九萬五千三百三十三結

英宗朝結摠

英宗二年八道田結實數京畿量付田畓十萬八百二十九結內實五萬四千二百七結江華府量付田畓四千一百八十九結內實三千二百八十二結開城府量付田畓三千二百四十八結內實二千七百三十八結忠淸道量付田畓二十萬一千六百九十

一結內實十四萬一千一百三十一結全羅道量付田畓三十三萬五千六百二十九結內實十九萬九千五百十八結慶尚道量付田畓三十萬一千九百五結內實二十萬八千二百九十六結黃海道量付田畓五萬六千四百八十結內實五萬四千六百六十五結平安道無量付除復戶實田畓六萬六千八百六十六結咸鏡道量付田畓十一萬五千一百五十五結內實八萬七千七百七十六結江原道量付田畓三萬四千三百七十四結內實一萬二千二十九結都合田畓幷一百二十二萬三百六十六結實

結八十三萬五百八結

孫舜孝獻誠

朴東亮曰節孝公孫舜孝愛君之誠貫於金石其爲京畿監司也巡行列邑如遇一蔬一果一味之可其口者輒取以封進及燕山朝專用興清之言勿問時之早晩物之盛衰按籍督責急於風火民不聊生里邑蕭然中廟改玉盡加刪革而亦有未及釐正者雖以一二無用之物而有至今爲民之巨弊者古人惟正常供之外勿許有所妄進者其意固深遠不可及也

竹田茶

咸陽自前有上供茶而不産於本郡每歲賦之於民民貿諸全羅道以納𥸮米一斗得茶一合成廟初金宗直為郡守甞閱三國史見新羅時得茶種於唐命蒔智異山云搏詢于父老果得數叢於嚴川寺北竹林中買民田建園于其地種植之不數年果蕃盛可充上供作詩以志喜

伽倻川銀魚貢

伽倻川産銀魚星州人托以進上每歲来捕於高靈境勒令村民備炊爨供雞蔬為弊甚鉅前官𥸮依阿

不能禁金淑滋為高灵縣監遣人奪網罟鞭魚師驅令出境星牧大怒牒訴監司以將闕進奉監司移関以問淑滋報曰先王劃界分壃俾貢其地之所産星與槃邑俱進銀魚以各有伽倻川也川出星鎮伽倻山三十餘里至縣境又二十里入大江是星據産魚之水三十許里槃邑但有三分之一也自捕其地足充進奉今乃敢逞其憑陵侵漁之術是不有國憲也寧解印歸鄉里不敢奉關往復不屈監司不能强星牧亦遣人謝過

趙光祖奏曰我國田稅三十之一而貢物則過多以此民生日困經費之用量宜裁減然後庶可安民而今觀各邑之貢土產不均又皆防納一升之納徵以一斗一疋之納徵以三疋因循積弊至於此極朝廷豈不爲生民計也

進獻不輸包苴

趙憲曰進上時卜馱若是進獻之數則驛馬庶不疲傷而私門包苴三倍於本數故民役尤苦昔有濟州進上到龍安縣監金千鎰俾出物目而計之只輸進上而不輸包苴之物龍安民役頓覺輕均若使千鎰

數輩布于進上往来處則包苴可絶而民役少歇矣

纂定八道貢案

宣祖三十三年命纂定八道貢案李恒福啓曰八道貢案平時已有不均之議經變以後該曹定為一時之規而多寡不等有無相錯若不及今修正則八道正供將自此紊亂而生民之苦亦係於是請令户曹專掌將新舊貢案及甲午詳定與備邉司堂上若干員同議于大臣及時纂定又上劄曰該局所納各樣藥種非唯係于活命多是内局所需雖有小弊有不可計至於元非土産拖布貿納則彼此刁蹬厥價倍

箍一種一兩之價多至千餘石經變以後人民死亡官家藥入什無一二雖其土産民亦難知名目一下聞即茫然視若天上之物唯思出價貿納之計一無親自採取之人故納官之數不滿一握責民之價至於破産彼此有無卜定元數臣未敢知空令該掌通考道内卜定元數叅酌量减一邊令本道監司只定於内地勿定於沿海且令指出各官元不生産之種急急馳啓移定他道以為得宜又曰造紙署所納白楮五斤觀象監所納課紙二卷初非重物而萬頃民出米八十餘斗奔走求貿終不能得白扇一柄徵甚

草芥靈巖之民出米十三斗僅得貿納一郡貿納多至百餘柄則出米多少可以測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天朝將官次第撤迴油芚白扇迄可少減已上軍兕紙地油芚扇子等物令其該掌查考元簿另加商議或隨宜量減或止於舟師所屬沿海郡邑破格減除為當三十三年黃愼劄曰臣聞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除一事是以語稱治國以節用為先務傳言足財以寡歛為大道蓋以侈用則傷財傷財則必至於害民況今喪亂之後國無一年之蓄民有四方之散而經費日廣用度日繁上供之物漸復舊

規諸項前例次第俱舉該司見貯之數不足以應一時之需甚至侵責市廛加賦田結以有限之民供無窮之需用民安得不窮且怨也伏願先自躬始雖至於進上方物係于上供者亦許量減以至各司貿易不急工作及凡干浮費並宜一切權罷惟不得已常用之物叅酌裁定以為一定之規然後貢案可改而民受實惠矣

斥供紙價

鄭岦素親任叔英按關東時過叔英宿見其飯粟曰吾營有列邑供紙價數倍於市君若以數束紙送我

當推移塡補收送價米使君得喫稻飯也此紙價士大夫家皆請受君無嫌也叔英正色曰輕納紙而重受米非防納而何故人久別相見奈何以此事相勸鄭有慙色

宣惠廳之始

許筠曰本朝貢物之設未知昉於何時或稱燕山朝創之者亦非矣成慵齋俔言成廟朝始李贇成琪欲裁革而未遂甲午年西崖柳公當國始減損更定而民之疾苦猶甚焉近日梧里相設宣惠廳先從畿甸之民甚以爲便山陵兩詔使之役民不知有大役其

效已著矣

天鵝進上

李睟光曰天鵝進上載在貢案而捕得甚難一隻之價殆同大馬甚矣世傳太祖所嗜故以供祭用云

減貂貢

仁祖六年以手札下敎曰凡干御供之物或因下敎或因䟽劄幾盡減損而特未減者貂裘也該曹必以禦寒爲重不敢請罷西民凍死之時身着輕裘心甚不安今年勿爲進上以其價木下送兩西分給赤脫之民

外方進貢之弊

十一年朴知誠疏曰民困賦重外方上納各司人情比貢物十倍守令又於進上之外托稱營納支供别設聚斂之路卿大夫祿薄多賴守令賂遺以為窮極奢欲之資觀察使間有欲察守令賢否則守令造謗觀察使一人也守令造謗之說為衆論而得施故為觀察使者未有糾察之政但有士大夫之多在境内則或畏衆論而不敢縱恣無士大夫之邑則縱恣無忌憚今雖遣御史糾察守令而御史之循私用情與守令同雖設兩司糾察百司而兩司之循私用情與

百司同九重之外皆非聖照之所及

金絲洛陽紅

二十四年延陽君李時白賜第階上舊有一朶名花名曰金絲洛陽紅世傳来自中華至是忽有掖庭人承命欲採移其花時白自往花間手拔其根碎之垂涕而言曰今日國勢莫保朝夕主上不求賢而求此花何也吾不忍以花媚君而見國之亡須以此意啓達上聞而賢之愈益厚待之

貢物原始

二十五年備局啓曰我國貢物成案在於癸卯量田

之後其時纔經大亂流逋未歸海邑地偏山郡路僻人烟稍存田野不荒比諸沿路結數頗優故依此磨鍊矣厥後大兵撤去人民還集山海郡邑反為空虛平野沃土耕種如舊田結之數彼此懸殊而貢物之責猶夫前日輕重不均困悴日甚更張之擧言之者多矣先令三道監司通查各邑結役輕重開錄都案上送然後量度可否稟旨處置何如答曰姑待年豊勿為擾民

壬辰後蠲減

壬辰亂後經用匱竭宣廟甲辰特減貢物諸種仁廟

丙子以後蠲蕆者又燬然而再經兵燹文蹟無可徵者使兩朝儉奉恤費之盛德無以備傳於後可勝歎哉

不以口腹擾民

孝宗九年玉體靡寧匕箸未御或以外方異味為言教曰豈為口腹而擾疲氓哉又以迎送之有弊守令之不謹進上者亦不許罷黜

進貢偏重

柳馨遠曰今之所謂諸道進上者多是羞膳之物而名色甚繁細瑣無遺逐月封進京畿則逐日封進此

非國初所有始於中葉云監司有不能親監初以諸邑守令代監以封守令亦不能盡監今則京畿六察訪輸代皆於常稅之外分徵列邑又徵斂於民間其間階〻容剩節〻增弊已不可言吏胥因以藉重而索賂是以收斂進上物必先斂人情布輸載進上物必先載人情布俗諺曰進上貫於灸串人情滿於馱背據此可知其弊矣甚非所以以義供上以禮受下之意

不却豹皮之貢

顯宗自瀋東還上謁于仁廟春秋四歲時有進貢豹

皮者品下將却之顯廟即白于上曰一豹之捕傷人必多上聞而大奇之命勿却

惠廳貢物釐正

肅宗九年閔維重啓曰宣惠廳各様貢物價釐正之意陳達於榻前矣京畿江原兩道收米不足各様物價比三南略小故就其中參酌添加三南則各様物價皆不免太濫故五道物價一例均同無多小不齊之患揔計所減之數通五廳爲二萬數百石而筭出庚戌以後累度權減及庚申年減分之數並二萬七千七百餘石今此所減已不及於權減〻分之數而

前頭年事稍稔則各樣權緘亦當次第復舊即令權
緘物種雖不可輕議復舊其中遺儲已盡者不給其
價則户曹必將措備如此之類參酌復舊別單書入
如何上從之朴世采啓曰裁省貢物自有本末蓋田
稅太輕貢物太重改貢案為第一務中廟朝文正公
趙光祖始發此論宣廟朝文成公李珥又復力主其
論故相臣柳成龍亦慮土產上納之弊定行收米之
規廢朝時故相臣李元翼剏出大同之法行於江原
道仁廟朝設置宣惠廳至孝廟朝故相金堉主管大
同通行於忠清道然其貢案則終不釐正故孝宗朝

致仕臣宋時烈力陳改貢案之請孝廟命使釐正又未及行焉今者李端夏慮經費之不足有此裁省之舉與閔維重共掌其事臣亦得見磨勘文書其所裁省可謂詳盡而臣意則釐正貢案者本也裁省其弊末也若以平常無事之時頹爲釐正改革其弊則公私俱便金錫冑曰癸卯改定貢案而嶺南一道久淪於賊藪湖右一帶獨免於兵禍故嶺南之役盡移於湖右湖民嗷嗷如在水火此辛卯大同之法先行於湖右者也李珥所論海西貢物之法只是一結一斗故權盻哥嘗磨鍊者則亦以一結三斗爲定此則皆

欲只應貢物之數故收米甚少而辛卯行法之初臣
祖父實主其事以為貢價之外若使本官復有徵捧
則侵擾亦必多端遂並與官需客供及不時責應之
資並入於春秋所捧之中而收米之數遂以十斗為
限湖南大同又行於十年之後而其地米穀頗賤以
五斗作綿布則不敢行用不得不以七斗作綿布而
京納之後用之以五斗之代今雖捧十二斗其實則
與十斗無異矣嶺南則又行於二十年之後以其道
路絶遠海路又險慮有臭載再徵之患且以船價尤
多之故比湖南加捧一斗為十三斗諸道收米之多

寡不同蓋以此也臣意則辛亥以來權減已多庚申秋間又取應用十五萬石米各減十五分之一減分之數至於一萬石其最不緊者依前減分為好矣

關東貢蔘弊

三十四年教曰關東進上人蔘之弊言之已久每欲變通而未果矣頃者繡衣書啓極言此弊而姑此遲待內醫院之覆奏道臣之狀聞又如此民心顒望大可見矣昔宋仁宗夜思燒羊恐飢不食況民弊之大者乎其令內局稟旨裁減以示予軫念東民之意內醫院覆奏春等十斤秋等五斤特為永減

宣惠廳受價之數

宣惠廳貢物一年受價米合十八萬七百八十二石六斗三升

宣惠廳揔裁

景宗三年李光佐筵啓曰各司貢物故相臣李元翼金堉故判書金佐明相繼彌綸始自圻甸並行三南舊日任土之貢使貢物主人進排價李磨鍊雖似太厚其意蓋欲貢物永久不敗且欲物價極貴之時亦能無弊進排矣厥後大同米惠廳每多耗失不能準斛貢物主人所受大不如前而各司官員徒聞本價

之厚無價别役多所創出主人所受比前大減而别役如是難支故癸卯甲辰間臣在廟堂時筵中定奪科外别役嚴查革罷别單啓下永爲定式矣厥後盡爲復舊别役之難堪比前益加云令廟堂更爲嚴查盡數還罷更爲别單啓下定式其中入啓復舊者則只還罷不入啓私自復舊者則堂郎論罪從之

貢枳

英廟朝四月濟州牧貢枳教曰夫子不時不食枳乃不時也事涉猥屑徒貽民弊令厨院下送此後勿復封進十二年命舊貢物指徵無處者限年蕩減備邉

司請自甲戌以上舊遺在中蕩減敎曰歲將暮矣為民之政其可緩忽舊貢物蕩減年限大臣所達五十年既曰太遠所定庚戌不過七年況以甲戌改紀前後定限者亦不知其得當雖天道三十年而及更況民乎分付備局三十年以上依草記施行

禁班家買貢物

命禁勢家之買貢物者宋寅明啓大同設立之初貢物之後專屬都民者意固有在近來貴勢之家往〻買得貢物若不禁斷則畢竟必盡歸扵兩班而都下閭閻未免失業請令惠廳各別廉察隨現重繩上曰

此則實非所料之事矣其冒名比科擧代講者何異
以兩班爲此者極爲駭然而其待士夫之道予反歉
然以此各別申飭惠廳中庶外痛禁可也命司宰監
司䆃寺元貢不足價自惠廳地部分半上下每年上
下定以一千五百石

收米之法

宣祖二年校理李珥進東湖問答請行收米之法其
略曰祖宗朝防納之禁甚嚴凡百貢物只使百姓直
納于官百司之官亦不爲胥吏所瞞無刁蹬阻搪之
患百姓不困於貢物世道寢降弊習日滋奸猾之隷

緣縣之吏私備百物愚弄官司阻搪百姓必納私備之物然後索其百倍之價近來雖欲革此而未得其要防納之名雖廢而防納之實反甚欲革此弊豈拘故常海州貢物之法每田一結收米一斗官自備物以納于京民間只知出米而已刁蹬之弊略不聞知此誠今日救民之良法若使大臣及該司悉取八道圖籍究其人物之殘盛田結之多寡物產之豐嗇更賦其貢物而式均其苦歇至於貢物之不切於國用者量宜蠲減必使八道郡邑之所辦出皆如海州之一結一斗然後乃頒其令則何不可之有

貢物作米之議

二十七年命詳定貢案亂後貢法尤壞一從土產增損未盡釐正而止貢物作米之議始此柳成龍疏曰國家田稅則輕於什一而稅外如貢物進上及各節方物甚多其初磨鍊貢物之際不以田結之數均一平鋪一結貢物之價或有出米一二斗者或有出米七八斗者或十斗者民役之不均如此若未卽變通則民無蘇息之望國無儲畜之路臣嘗以為一道貢物元數摠計幾許而又計道內田結之數參詳劃一裒多益寡如甲邑一結出一斗則乙邑丙邑亦出一

斗出二斗則亦出二斗如此則民力均平而所出如一矣方物之價亦依此均布或米或豆以其一年一道所出方物之數從田結均定所納每結不過出升合而民不知其方物矣其進上亦然皆米豆出價全羅道則納于羣山法聖倉忠清道則納于貢津可興倉江原道則納于興元倉黃海道則納于金谷助邑倉慶尚道則待本道蘇復納于本道以爲軍食咸鏡平安道則留貯本道而其五道米豆皆令輸到京倉各司貢物及方物進上如濟用監進獻学布假使有司買用而若軍資不足及國家別有調度之事則貢

物進上量數裁減而米豆之在庫中者取之無窮矣
臣聞之皇朝無外方進上之事只以十三省收銀付
光祿寺凡進供之物皆貿買而用之若有別用之事
則特命減膳用其價銀故遠地之民不知有輦載輸
運之勞四方工匠百物無不湊集於京都京師日以
富殷田野之民晏然安業此其立法之善我國所當
取法也翌年又獻議曰自兵興以後經用竭乏其勢
非以貢物作米難以繼用前此各官作米民間所出
倍蓰於二斗而未聞有異說今戶曹減就雖輕而不
知其輕況守令延拖不卽擧行其所督出不在於秋

收穀賤之際而乃在貧春窮竭之後民之號𢤱勢所
必至臣意田稅系貢物及元貢物本官於年前已捧
本色今不可追改者姑以本色上納其田稅條已作
米者則亦以米上納其未納而應作米者先捧一斗
而稍緩程限或以牟麥代納務令便民其上納時水
陸船馬價亦十分參定毋令貪猾官吏有所用手於
其間若民情猶以加出船馬價爲難則就所捧二斗
中除出爲船馬價並除作紙人情上納則民怨不生
矣此在該曺磨礲事情參酌損益斷然行之而已今
日以後科條旣立則民得於秋成隨力以備而二斗

之後終年無復催擾閭里安靖今之言不便者不無更言其便矣光海初韓百謙疏論貢物之弊請行作米之法李元翼覆奏請設大同詳定條式先試其法於京畿每一結勿論上中下年春秋收米八斗輸納于京

宣惠廳法

仁祖元年議行宣惠法鄭經世議曰臣常謂宣惠廳公事節目繁瑣奸蠹容易不可以行之久遠且以臣之所知尚州一邑論之則大同一結所收通計米豆及其人布刷馬價諸色率一歲不過木二疋有餘則

一夫所收大約不過十七疋而今宣惠廳所收一結當取三疋則一夫當取二十四疋較之常年所收殆加三分之一外方之民聞朝廷講究利民之政拭目傾耳日望其惠而乃得三分加一之賦必將譁然而駭矣趙翼疏曰今此宣惠廳之法最為近古宲與孟子所言先王之政暗合今此法田結所賦皆以米布中外需用以此分之又有餘儲可備凶災而其取之之數則比什一為輕矣蓋先王之政莫先於使民富足使民富足之道要在使之得盡於力本而取之有制耳臣竊謂此法苟行之數年家給人足可期必致

也何者一結所賦十六斗而輸運之價在其中並田稅三手糧等則二十餘斗矣一結一年所得常田中歲可二三十石則二十餘斗之米實不能十分之一矣其斂豈不輕哉頃年一結應役之數多者木至二十疋米至百數十斗當此之時民猶支保今所賦止於二十餘斗則其留於民間者不亦多乎前時京外上司及本邑各自徵其所納之物誅求之繁日月以至少有不及捕逮隨之夫官差臨門待以酒食以物納官又鮮有不濫恐其黜退則又必行賂以求免以是一物之納中間浮費或多於所納且非但浮費之

多奔走因繫自至廢農旣殫其財又廢其力民之困窮不亦宜乎今行此法則其賦旣輕而又一年兩次輸納之外更無侵督之擾浮費可絶而又可得以盡其力於農功矣

金埥行狀

金埥行狀曰大同之事臣因古人成法妄陳欲行之意聖上依允備局該曹回啓道内之民翹首仰望而頃因筵臣之啓特下更問之教臣之所言乃救民之急務而近侍所言是足國之長策叅以用之可以無欠臣之所定木一疋米二斗是二疋之式而米布叅

半也豊年則木一疋米五斗亦為二疋之式米布參半也凶年則木從米價豊年則米從木價五斗凖木莫過其數則此有低仰增減之宜而無上下損益之失也可以久行而無弊京外雜役雖曰浩大而貢物之價自有詳定之數總而言之則三萬八千疋本道雜役如刷馬之類雖不可預定亦不過三萬疋而結木則為十萬疋以此觀之則必無不足之數而尚餘萬疋可以的知而易見矣至於二斗之米則總計為一萬三千三百餘石分用於五十官三營四鎮不為不足而若加三斗於豊年則可以增補於各官之元

數也外方小邑之民有田一結者其役價多至於八九疋而今以一疋二斗忘一年之憂則其喜躍可知但大邑之民則本州結數甚多而貢物之定比諸小邑僅加一二分大邑之民八結只出五疋云今使一結各出一疋則此輩必以為苦一道之中稱為大邑者只是忠清公洪四州五十官之所喜何可以四官之所不喜而不行其法乎且其所苦者苦其一結一疋也當此之時何可以一結一疋為苦役乎且土豪田結多者或至於三四十結以一時辦出為難結木不必皆為貢物之價亦有本道本邑之所用本邑之

所用隨便續捧亦為無妨何必責辦於一時乎惟在守令之善用至於京各司主人則不為磨鍊其人情木貢物之價優數詳定人情亦在其中試以奉常寺言之清蜜一斗之價定木七疋以典牲署言之羊一口之價定木六十疋他餘物價雖不必徧擧而擧皆若是令若曰斗蜜之價木三疋人情四疋一羊之價木三十疋人情三十疋云則彼必喜而聽之此則朝三暮四之術而非用法之正道也且各司貢物例有勢家防納之患故本寺主人被其所奪失其本業者多矣令使主人取其價絶其防納之患則此亦各司

主人之所喜也京中之人不便者只是防納牟利之徒也大凡各司主人皆是本司之下人所謂邑吏使令者皆其同類也貢物上納之時互相周旋各盡其力人情之用豈至於過多乎今此詳定之中物價或有略少者則臣與該各司相議加定使京外之人皆無未洽之意今年姑依臣所定而試行之徐待豊年而用筵臣恒式似爲便當

更定兩西貢物價

二十四年命更定兩西貢物價按兩西收米每結米七斗而先海時因西邊有事令諸道運餉每結加捧

一斗五升謂之西糧而兩湖路遠難運故兩西貢物
叅量移定於兩湖兩湖之西糧使兩西代給逮我仁
祖朝關西無屯兵給餽之事西糧並罷而兩西又無
他需用故貢物之移定兩湖者並還定兩西而仍減
二斗海西則依前納京司關西則以雇馬難辦會錄
於軍餉京貢價自户曹移給而直路及㙜川等十三
邑每結收米五斗中山及江邉二十九邑收米六斗
一道收米宜無異同而中山諸邑比直路加一斗者
或以民役稍歇而程途遠近亦不同有所加減歟是
未可知也

大同節目

大同節目一忠清江原兩道大同合設於京畿宣惠而為一廳一三公例兼都提調戶判例兼提調又為提調二員兼管三道宣惠廳及常平廳而郎廳則各為分掌京畿與常平郎廳二員互相兼察忠清與江原郎廳二員亦互相兼察一收米元數逐年隨其時其數通旱田水田每一結春秋各五斗以為京外一年之用而本道則一年應下數計除分其邑之大中小殘量宜留置餘米以應各項刷馬與科外之役餘米不足之邑則以附近有裕官米推移充給京廳如

有不時別卜定則自京可備之物不爲分定於本道然後可省其猝辦輸納之費各項應下外稍存餘數以爲臨時策應之資一二十八司元貢物及田稅貢物户曹作紙役價其人歲幣上次木各官京主人房子雇價禮曹觀象監各樣紙工曹漆田全漆造紙署楮田所出掌苑署果園結實典牲署黃牛備邊司襦紙衣宗廟薦新大小麥生兎各殿朔膳月令誕日冬至正朝臘肉進上内醫院牛黃藥材三名日進上馬工曹筆柄竹内弓房魚膠正節迎接都監京婢房子價皆以米磨鍊自本廳上下一年應下數通計四萬

六千二百六十六石零一戰防兵船新造與改槊進上方物白綿紙油芚小好紙甲冑藥丸監兵水營需各官官需油淸紙地使客及監司支供釋奠祭幣帛牛脯社稷賜額書院幣帛各項上下米共計二萬二千九百十八石皆以本道留置米計减而餘米尚有八千餘石以此為料外別役策應之資一沿海沿江之邑以米上納山郡則作木上納以除輸運之弊而米則可食米木則五升三十五尺勿論豊凶以米五斗作一疋定為恒式而上納米布自有其限雖不得不及時收捧其本官所用不必督責於一時隨其

民願鱗次收捧船運之官則别造海倉於船所使之前期收捧以便及時載運一平斗斛權衡乃是急先之務故斗斛升尺自本廳一依户曹行用之規造成烙印下送于本道本道亦為見樣造作分送于各官使之以此行用户首等例於收捧之際必用大斗故民間未蒙實惠令本道監司着實嚴禁私用無烙印斗斛升尺者摘發重治俾無中間濫費之弊一京上納米布輸運船馬價計減於收米元數之内而木則正月内米則四月内上納未納官守令鮮由拘碍二十石以上越一等三十石以上越二等視此為例次

次加等而尤甚未納官守令則入啓處置一外方貢物例於翌年二月爲始上納厥價分給當在二月之後而各司貢物各有年條如祭享御供及殘弊無形之各司當年內上下其他各司皆於翌年春上下以爲恒式

湖西宣惠碑

李敏求湖西宣惠碑曰宣廟朝戊申年間完平李文忠公始爲大同宣惠之政用之於畿輔後二十年吉州郡權盼爲湖西觀察使乃取完平之意平停一道田役出入劑爲絜法事未卒行籍而藏之後十二年

戊寅故相國金公實按是道𥪡視其籍歎曰活民之方不外是矣入朝未幾爲今上初元位遇益隆首先以是說進於是號其局大同廳延城君李時昉亦爲叅畫其爲法通計一路田案邑無問大小惟視結多寡結出米一斗舟運上江其山僻海遠州縣准米出布咸委輸于京師自御供奉宗社祀享接賓客凡百需用細至芻秣薪槱之屬於是取辦官無所潤狹弛張吏無所伸縮乾沒無更賦有常調以春秋二時具其物趁期會行之九年民以爲便相國忠勤强果能銳意於事功衆訾而不恤群沮而不顧講之彌精守

之殯堅鮮萬姓倒懸之急建一方常安之策朝廷方推而行之湖南其利不可以一二數相國之爲德於民吁其盛矣

青大竹進上

孝宗九年進湖南大同規例青竹三十箇本道每朔封進南方雖曰産竹豈能處處皆然若順天光州咸平康津長興寶城潭陽綾州昌平興陽樂安光陽等地皆多産巨竿千挺森立如麻他邑則只有旗竿箭竹而監司循次輪定泛及於無竹之處今空定之於若干邑中若有凍損之時則換以他年官田之竹官

自斫用勿侵於民民家有竹者一竹之價定米五斗春秋兩等除其一結之作米結數多小隨竹加減封裹作紙自官爲之輸運之事依前替馬則民必養竹而願納何苦於竹哉一年十二朔每進三十箇而只於四月一朔加定二十此必其時遇然多用因成謬規今當去之以備五歲再閏宜當

柳馨遠大同議

柳馨遠曰所謂大同法與即今賦役之規語其不同之大槩則計其所需定數出米而自朝家制其費者大同之法也原賦反輕而逐事歛民無定限者即今

之規也凡有事為皆別調於民如今日有容費百疋之事則以百疋率意分定於各道各道又率意分定於列邑列邑又為分徵於萬民自朝家而各道自各道而列邑自列邑而戶主自戶主而田夫其間階階增剩節節行奸其弊萬端摠計萬民所費則不下數十萬疋一事之微而八方萬民無不被其擾八方戶主無不奔走各邑官吏無不往來其文書之煩催驅之擾賄賂之廣有不可勝言而及其終也朝家所需止是百疋之布耳一事如此他事又如此是以自官員以至吏胥最廉簡則尤不勝其窮最貪鄙則尤富

厚厭足鄙夫為守令者之恒言曰不願居官六載但願一待勅使風俗之如此法制使然也其害至此而欲行大同則滿朝官吏皆曰不可為也嗚呼不願朝家取民之有定制而但願其無定之數者非迷惑無識則其不義負國也甚矣

嶺南大同

肅宗三年命行大同法於慶尚道李元禎啓曰臣曾忝諫職時疏論嶺南大同一欵今因大臣入侍欲先稟定矣嶺南民役之重倍於他道民情之願行大同不啻若飢之食而渴之飲湖西大同設行之初故相

臣金堉以行之有效則三南一體設行之意已為定奪其後又行於湖南則嶺南不宜獨異矣宣惠廳以嶺南收米依湖南例每結收米十二斗則應下不足幾近太半每結收米十三斗山郡則米七斗作綿布一疋稟定行移

貢物主人

朴世采曰貢物主人輩若受其價則渠必發賣於市上故米價頗優不受其價則渠多無發賣之事故米價騰貴有直莫酬事理誠然以此度之則貢物減省不徒主人輩私情之所可悶雖在都民交易資生者

亦甚切迫在渠既已切迫則安得無怨咨之理乎

海西大同

肅宗二十四年柳尚運筵啓曰李寅燁馳啓請行大同且磨鍊一年需用之數報備局矣第以成冊磨鍊見之則元田結不過六萬餘結而道內需用外餘米只是六千餘石云此已不足成樣而別收米不入其中若加賦則與三南十二斗之制多寡不同在朝家一視均役之道決不可行此所以未改量外不可行大同者也茲事之掣肘難行如此不可草草講定矣李世白曰臣嘗待罪海西既知其物情事勢本道民

後之繁重有甚於他道此所以大同之法自前已有言之者苐田政之紊亂亦甚於他道既不能先爲量田而以紊亂之田政徑行大同之法事極難便且三南大同之規餘米只可爲六千石云以此何可支用乎近來則勅行稀濶而若値不幸或一年疊到則其何以爲之乎不先根本草草定行終必有窒礙之患不如稍待年豊從容講定之爲得也上曰依爲之

大同揔論

姜檏曰我朝貢桊濫觴於燕山其爲弊日甚李珥栁成龍欲改未果其後李元翼昏朝初爲首相擔當改

之作大同法欲先試其法於畿甸次及諸道其時臺論峻起民亦有不悅者完平以去就爭之而必行之但以朝議紛紜故止於畿甸先行而不過數年乃以為大便孝宗朝金堉又請行於西湖西民又大便之其後閔維重按湖西時欲革之一道士民上章請勿革乃已兩南則肅宗初又行之大同之前勢家豪族貪緣防納外方所費無節民不堪命自大同以後民始安堵行之至今無弊云

定考課

太祖元年始定考課法善曰公廉勤謹最曰田野闢

户口增賦役均學校興詞訟簡惡曰貪暴怠劣殿曰田野荒户口損賦役煩學校廢詞訟滯善分有四等公為五分明為五分廉為四分勤為四分最分有八等田野闢為三分五釐户口增為三分五釐學校興為三分五釐禮俗成為三分五釐獄訟平為二分盜賊息為二分差役均為一分賦斂節為一分

黜陟議

李珥疏曰黜陟當否在於監司守令非人則肇賂媚權肥己瘠民邊將非人則剝割軍卒隳損武備監司非人則務報恩讐不察民情夫如是則雖聖君賢相

日講治道而澤未及下化不被外終無可治之理伏
望殿下別擇剛明仁厚可任方面者以為監司責之
以陟罰臧否其殿最不公無績可紀者顯示譴罰勿
使登庸毋得以貨利多小定其高下則庶乎碩鼠屛
息生民有樂業之望矣

代柱帖

肅宗三十四年下教曰昔唐宣宗以李行言之言帖
於殿柱予嘗作一帖子名曰代柱帖別錄褒貶守令
時時考閱而不無落漏者令銓曹純褒守令抄擇書
入御製題代柱帖名曰親民官莫如守令守令之賢

否而生民之休戚係焉可不慎簡乎哉故予留意於
此别作帖子題曰代柱帖名若得治績表異之吏於
褒啓中則輙帖其名置之座右盖帖名寢殿柱之意
也

擇方伯守令議

鄭澔曰安民之責都在扵守令擇方伯而後可以黜
陟守令目今守令貪肆虐民未有甚扵此時専由於
方伯之黜陟不公或護私黨觀形勢不務綜核之致
聖上惟知守令數易之為弊但以久任為務殊不知
剥割肥己之害遍及齊民一户流亡十户轉被其害

許多守令銓曹不可一一擇差御史亦難年年出送若令方伯廉察道内取其民怨已甚者一一啓聞論罷則可除萬民之害而庶救燃眉之急矣若念迎新之弊則觀時緩急無論遠近給馬發送則何弊之有

耆社

按耆社之立司古未有也高麗時致仕諸臣為耆老會而未聞以君上之尊亦與焉惟我太祖大王寶筭靈長始入耆社衙門之設自此始矣繼而我肅宗朝暨英宗朝相承而入三聖寶牒并安於靈壽閣於是乎耆社事體至為尊重不敢並列於他司

耆社最高年

九十八尹絅九十七李久源九十六閔聲男九十四李震箕金鋑申絅九十三元混辛啓榮李山斗九十二宋純宋贇黃欽九十一高荊山李垌朴枩恒九十黃喜尹金孫金繼斖尹履之李光迪

議政府

太宗十八年左議政例兼判吏禮兵曺右議政例兼判户刑工曺舊制三公押班開印贊成以下不與至世宗朝以申槩爲贊成始命三公有故贊成代行又遣承旨就第論事三公題名記曰恭惟我太祖康獻

大王受命開國于時門下右侍中裴克廉以前朝相臣實翊啓運省制因而不革始創二府倣麗季設都評議司以掌國政立三軍府以治戎務恭靖朝改為議政府太宗朝河崙成石璘為左右政丞於是軍國大政及六官庶務悉歸政府而典制始定式至于今每三公坐堂則六曹之屬各執其任來會朝堂凡遇啓下公事則舍人以下分房評理以取相君剸決然後該官敢行其事其委任責成之重槪可想矣光廟朝曆籙罷六曹決事而只以大政屬之司錄為四館兼官錄事以下照舊裁授政府之權由是少輕許篈曰

我朝政府之權文廟以上極其隆重每朝三公坐堂則六曹以下該官各執其務叅謁來候凡公事自政院啓下者皆至政府大臣與東西壁會議停當一國大小之務大臣無不與知叅決故相權益重而自光廟承統以來亟罷其事由是政府少權云舊制軍國大小事無不關由政府自設備局之後備局專主國政而政府作一閑局贊成叅贊作養病之坊舍人檢詳為妓樂之司而政府之所舉行者不過百官叅謁方物封裹望闕禮等節目而已云枚卜國初故事文獻無徵不可詳而以宣廟朝以後事言之卜相命下

則兩相同會議卜末來則啓請相議所以重其事也

時任有故則或命原任或命守制人卜相變例也又

或於前單中落點或加書落點而特拜之規始刱焉

宣祖三十一年領相有闕左議政李元翼奉使赴京

右議政李德馨以劉都督接伴南下命招原任大臣

李山海尹斗壽鄭琢卜相以入李恒福拜右議政

在家卜相

宣祖三十二年右議政李恒福遆政院啓曰戊子年

盧守愼有在家卜相之規頃者亦有原任大臣命招

卜相之事矣卜相重事自下不敢輕議答曰令左相

在家卜相遣史官于左議政李德馨家卜相封入尹斗壽重拜同年左議政李德馨在家卜相以前卜李塈李憲國封入傳曰予未見辭吏判者此人再辭之其可相也以李憲國拜右議政蓋戊戌己亥憲國連拜吏判固辭不出故下教如是光海戊申領議政李元翼在家卜相奇自獻沈喜壽並重卜拜左右相元年傳曰左右相命招卜相右議政沈喜壽病不進傳曰左相仍為卜相左議政李恒福啓曰卜相重事自古必相臣齊會相議為之其意有在今日右相適以受鉞受由必不久出仕當待其出仕而為之敢啓答

曰仍爲之右相使之在家卜相再啓曰卜相重事齊會相議已成我國規例凡事一開其端後必成弊兩相各自擬卜尤不便當所事雖經累日而後卜之猶不害事今事係新規敢啓答曰啓意亦然待右相出仕會議以卜

政府之論

肅宗朝朴世采疏曰竊聞政府古制祖宗朝六曹分掌諸職裁處庶務又必摠括署決于政府方始上聞雖係兵民之大者聖旨亦下政府未嘗直付本曹可見其體統尊而事理得足成一世之治矣中間遽起

逮廢至明廟朝適值乙卯倭變權設備邊司以應急需厥後南北之難繼作仍而不革前後幾百年餘禮樂文章政事論議皆從此出名義甚乖終將無以尊體統而得事理今當議復故制先改備邊司為中書堂使大臣日坐其中署決所上諸務三公既各分掌六部而至其大事又皆通議以至稟處始為得體矣

三軍府之論

今禮書是古三軍府初鄭道傳見議政府所搆之制乃曰政府軍府一體遂依其制而搆之屹然東西相對其棟宇宏壯非他官之比及三軍府罷以禮曹掌

五禮且接異國之使其任莫大以其府爲禮曹

備邊司之始

明宗九年諫院啓曰備邊司者祖宗朝所無也始於中宗末年盖其時大臣未慣兵事啓請設之自夫備邊司設立之後邊境殆無寧歲以其堂上多武臣好功喜事鼓動兵端而大臣信惑其言結釁外夷故議者皆言革罷備邊司然後邊境可安而近日自上命加出堂上誠未知上意之所在也請依祖宗朝故事革罷備邊司使兵政統於兵曹三公與武臣之諳邊事者同議戎務焉上曰祖宗朝以知邊事宰相專察

兩界邊事今之備邊司亦此意也不允宣祖三十一年右議政李恒福劄曰生變以後體統未備大小公務皆萃於備邊司六曹百司必與大臣商議定斷已成數年之規近日以來國內無三公事權其於軍國之政僨揳之禮一呼一吸皆係存亡多官朝夕會于邊司凡所施爲迭相婾婀古今天下豈有無大臣而可以爲國仁祖二年備忘記曰近來備邊司非但坐衙甚罕閑緊之事亦不趁即回啓此必堂上太多之故也自古謀國之士不過數人而已遂令大臣商量减下堂上

有司遆摠管

同年備局啓以本司有司堂上徐渻張維以兩司長官不叅本司金藎國又以副摠管入直本府自前有司堂上例遆摠管云藎國遂遆摠管因備局啓辭本司副提調李基祚與其父禮曹判書李顯英同仕一司事未妥當李基祚副提調姑爲減下自宣祖朝有司堂上備三望受點而仁祖十九年改以单望啓差

政府署事廢

崔鳴吉疏曰我朝自廢署事之法三公無論政之所於是别置備局以宰臣爲堂上以武班之識守者爲

郎廳以為酬應邉務之地其制略似宋朝之樞密院
而朝家政令無所裁斷不得不並歸備局自賛成叅
賛為養病之地舍人檢詳為妓樂之司其外謬甚矣
今宜遵祖宗之法復設署事之規然後政令出一而
紀綱立矣必欲分大臣之權則宜倣唐宋舊制將備
局改稱門下省以三公兼領門下省事賛成叅賛兼
知事又擇諳練治體者二員稱門下省左右僕射俾
行有司之任舍人檢詳擇堂下有計慮才望堪日後
大用者兼門下給事中代行郎廳之事則名號既重
事權自別庶有朝廷體面矣又疏曰今之備邉司郎

宋朝樞密之制而三公在此議事則亦近於議政之所矣但權設之地事多苟簡人之視之反不如六曹臺閣之重如是而求治臣見其愈勞而愈無其效也故臣之愚意備邊司易其稱號如古者中書樞密或前朝都評議之稱而有司堂上二員擬望受點官敎下批有宗職則稱以兼帶無宗職則以此爲實職專掌本司之事使其聲望出於三司兩銓之右其他堂上依大明官制稱以參預機密亦爲政目下批如知製敎兼春秋之例凡有朝家動作三公爲摠裁有司堂上爲主掌六卿及機密諸臣共加參討如是統尊

而事有法度漢之丞相府本朝之署事廳唐之中書
宋之樞密合以為一既無權重之嫌又無地輕之歎
而國家有康濟之望矣李植疏曰古今所謂門下省
樞密院皆在禁密今之中朝内閣之制亦然官不離
次奏復無碍故機密之事不至宣洩今之備局不在
闕内若非坐起則便是一空廳顧使郎吏執筆持槖
奔走於南山白嶽之間則政務安得不滯機事安得
不洩今若移備局於闕内堂上郎廳晝則齊會夜則
輪直庶幾事至期應令出則行事機敏速脉絡無壅
必不如今之泄泄沓沓也肅宗二十四年始定賓廳

次對一月六次舊制一月行三次至是下教曰我國之制晉接輔相一月只是三次雖在平時固已稀濶况民虞國訃到此地頭乎從今賓對更定其式每月初五初十十五二十二十五三十日為日次而三次則原任大臣亦入參以為聚精會神共做國事之地

留鄉之稱

李滉曰今之留鄉即古鄉大夫之遺意也得人則一鄉肅然匪人則一鄉解體而况鄉俗之間遠於王靈好惡相攻强弱相軋使孝悌忠信之道或尼而不行則棄禮義捐廉耻流而為夷狄禽獸之歸此實王政

之大患也而其糾正之責乃歸之鄉所嗚呼其亦重矣

安東座首

李晬光曰安東風俗最重座首之任非有德行門望爲一鄉所推服者則切不許焉世傳舊有政丞退老後爲座首近世金誠一以舍人還家鄉論舉爲座首辭病不出俄有朝命以執義見召誠一喜曰吾乃今始知官味矣鄭經世尚州鄉案錄序曰鄉有案辨世族也將使之綱紀一鄉而正民俗也然則取其賢足矣必求之世族何爲鄉人所尊畏能彈壓吏民非巨

室則不可也嶺之南為邑七十餘州福州與吾尚最盛而與其遴最難世族多故也國初以來名公鉅卿姓名錯落相望於其中夫其仕於朝者既能以左右聖明為政於內外不仕而淪跡於鄉閭者猶足以綱紀于一鄉而正其俗國欲無治得乎此嶺南所以為國家根本而國家之取材恒於此也

嶺南鄉族

李宜顯曰嶺南之俗以鄉族為重必以內外妻家表著之人入於鄉案鄭公琢以寒門之故官高而猶不得入為吏曹判書時受暇下鄉大供具請鄉老為三

日宴盖諷使入鄉也鄉老既受餽乃議于一鄉曰鄭琢登正卿為國重臣家世雖微似不可不入鄉人皆許之一人曰是則然矣但既入之後如欲與吾輩為婚姻則奈何一時傳咲鄭公入仕後其兄為本郡座首倭寇之亂監司以軍兵不繼將刑之以年七十除監司責之曰年已老而事則踈對曰鄭琢之兄也年安得不老監司驚而特免之

鄉所之稱

孝宗己亥和順縣監金克亨諭鄉所里約帖曰人恒言鄉所為官心腹里約為官耳目鄉所里約得其人

則其邑治不得其人則其邑亂誠哉是言鄉所里約官之副貳輔佐也苟得其人則民之苦樂事之誠僞雖在千里之遠瞭然只在吾心目間而知無所不盡明無所不照而况於百里之近耶夫情僞苦樂旣已洞燭則苦者去而無所不樂僞者去而無所不情於是乎民得其所而事無不實故其邑治不得其人則反是故其邑亂然則官之有賴於鄉所里約而鄉所里約之有關於官豈不重且大哉

高麗戶長

金宗直曰高麗太祖統合初戶長之能團結鄉兵率

先歸服及有功軍陣者俾登于朝有至侍中大臣者其間或悉未慣之俗强梗不遵法度欲綏治而鎭服之則白大官謝事于朝還爲戶長使輔守宰其身若不欲爲則令子支一人爲之故吾東方鄉吏之族凡貢舉歷試視諸士族焉若安東林氏金氏星州李氏茂松尹氏韓山李氏廣州李氏奕世衣冠甲於海東

嚴戶長

嚴興道寧越郡戶長也當廟朝莊陵復位後特贈興道戶曹參議建祠于六臣廟傍春秋侑享英宗朝又加贈工曹參判

丘債

宋時烈庚戌擬䟽曰官人丘債之規宗可羞之甚者也以其多寡之殊而為官職之美惡公然為競避之論夫本朝盛際莫如中廟己卯而稱其美者必曰丘直不入於家此乃趙光祖倡以廉恥之道者也今日習俗之苟𤕤如此此盖由於祿薄而喪廉故臣請復所減之正祿而除去丘債夫正祿有常數而丘債無定限故也臣嘗待罪銓曹時聞掌樂院丘債之弊招問院吏則答謂院官托稱綿布麁短例於一疋加半疋故二疋為三疋而四疋為六疋矣臣邀致院官而

詰之則果如吏言矣臣責令改正未知今如何而夫樂工價布爲民間極苦之役者以其升細而尺長也而院官如此則其他又何說焉臣又未聞大同廳之謬濫尤甚頃年招郎廳問知其條例則其中筆價米七十餘石曆書價米六十餘石本廳是大臣重臣之所句管所郎官胥吏之謬濫如此況其餘乎

東國官制

按檀君有臣彭吳官制未攷箕子始設士師之官立八條之敎箕否之世大夫諫伐燕則有大夫之稱矣箕準之時拜衛滿博士則有博士之稱矣衛滿僭號

有相路人將軍王唊則是將相之職矣馬韓有師大者自名爲臣智其次邑借辰韓諸小邑皆有渠師大者名臣智次險側次樊穢次殺奚次邑借弁韓有魏率善邑君歸義侯中郎將都尉等號其餘諸國若夫餘則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豬加狗加又有大使者小使者東沃沮有侯邑君三老之稱濊亦同至于三國新羅則儒理王始設官十七等逸聖王有內外兵馬事助賁王有大將軍伐休王置左右主懲悲王置左右將軍其後廣設軍幢將軍眞平王置守衛府高句麗則其官初有九等中有十二等終有十五等

又有大模達末客等官分國為五部諸大城置褥薩諸城置處閭近支亦謂之道使百濟則古介王置官十六品有左將冠軍將軍龍驤將軍司軍部之號五城有長史五方有方領佐方有十郡郡有將內以分理庶績外以典守郡邑則三國皆然矣新羅混一制度稍備至景德王定州郡改官號內有省部府署監典幢之員外有州京郡縣之官而猶未盡變夷陋之習弓裔則其官有省部府臺壇又設正匡元輔大相元尹佐尹正朝甫尹軍尹中尹等官高麗太祖略倣唐制襲用新羅弓裔之舊立三省六尚書九寺六衛

至成宗始定一代之制內則有省部臺院寺司舘局外則有京都護牧府郡縣鎭官有常守位有定員文宗睿宗少有增損忠烈更定官制凡擬上國者悉改之忠宣以後二十年之間四變其制遂不勝其煩紊矣本朝國初設官之制名號品秩多襲麗舊太宗大王元年改官制三年汰冗官世祖大王十二年又改官制成宗大王十六年頒降大典官職始有定名於是內而有政府六曹府院寺監倉庫署外而有觀察節度營留守府大都護府牧都護府郡縣鎭堡諸司分屬於六曹小邑分管於列鎭上下相承表裡相維

周官法度燦然復明猗歟盛哉








